



情歌
文学系列
09

花与时光同眠

别脱我马甲
BETIICWOMAN



Dreaming flowers in time.

也许，

每一个女孩

都是一朵等待的花

而花朵所等待的

有多美丽，似你初见。

背后都会有

相应的影子



花火年度
超级虐情作者
别脱我马甲

晋江神秘大神
身披马甲重磅打造

他不是王子，他是她的敌人
而她却永远无法抹去他或者逃离他

或许，敌人之间的恨
是世间最隐忍的爱

你我每一次的相遇
都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劫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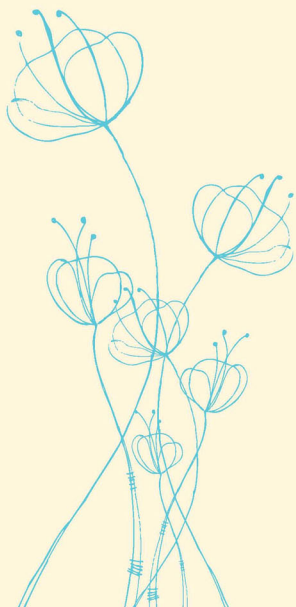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出版传媒集团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别脱我马甲

BIETUOWOMAJI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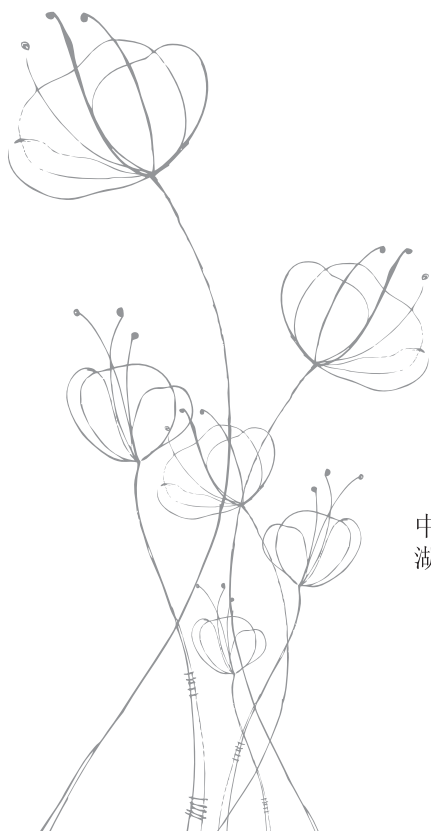
爱算卦, 也爱看八卦。
爱喜剧, 也爱悲剧, 最爱挖坑不填。
我不是什么神, 也不是什么人。
我是马甲, 别脱我马甲。





花与时光同眠

别脱我马甲 著

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花与时光同眠 / 别脱我马甲著. 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11.7
ISBN 978-7-5438-7694-1

I. ①花… II. ①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55173号

出 版: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湖南人民出版社
(地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)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

字 数: 369000

印 张: 18

出版时间: 2011年7月

印 次: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人: 谢清风

责任编辑: 胡如虹

出版统筹: 李晶晶

特约编辑: 王晓楠

封面设计: 许 静

ISBN 978-7-5438-7694-1

定 价: 19.80元

发 行: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(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)

联系电话: 010-64426679

邮购热线: 010-64421810

传 真: 010-64427328

公司网址: www.yongsibook.ne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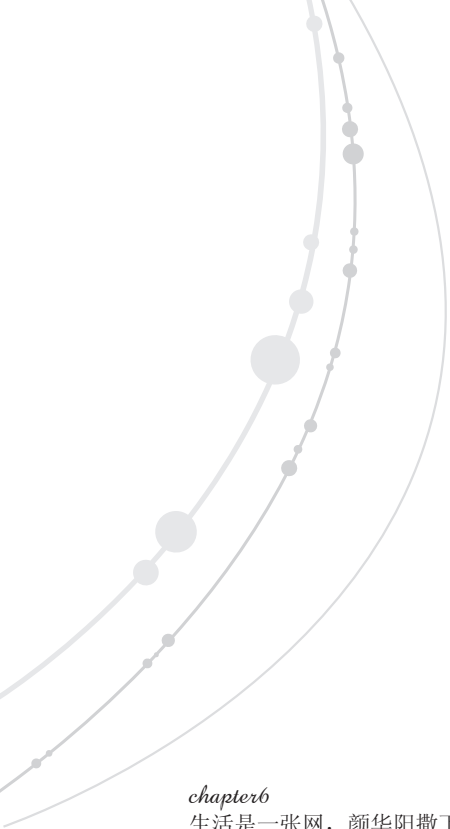
投稿邮箱: tougao_qc@yongsibook.net



CONTENTS

目录

001		<i>wedges</i> 楔子。
007		<i>chapter1</i> 世界是个圆圈，兜兜转转又回来了。
027		<i>chapter2</i> 颜华阳是细云的劫，一生躲不了的噩梦。
041		<i>chapter3</i> “景铭，我愿意。”细云遇见了第二个颜华昭。
053		<i>chapter4</i> 只是幸福太短暂。
063		<i>chapter5</i> 俄罗斯之行。



<i>chapter6</i>	
生活是一张网，颜华阳撒下的命运网。	073
<i>chapter7</i>	
爱情保卫战，只是不够勇敢。	083
<i>chapter8</i>	
原来，她和景铭都卑微到尘埃里去了。	093
<i>chapter9</i>	
景铭说：“爱是一件大事，却也只是一件小事。”他试着放开了。	103
<i>chapter10</i>	
人生是不得已，是不得已的错过。	1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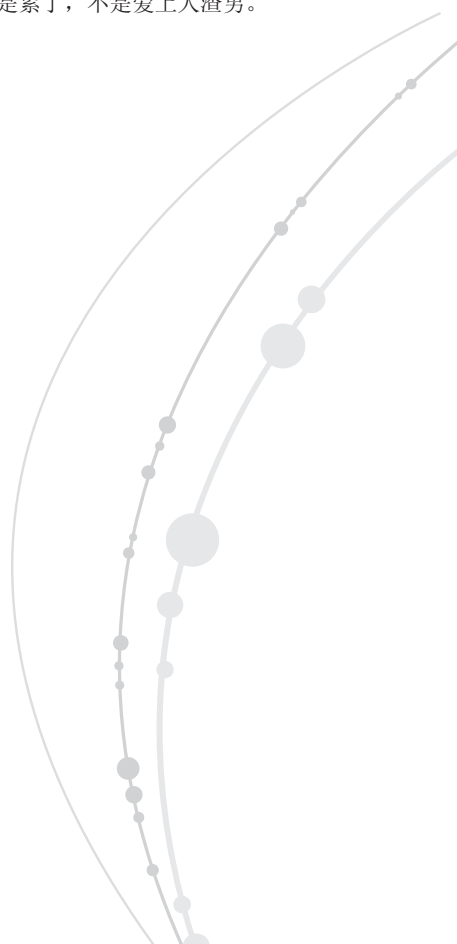
125 *chapter11*
细云只是服从，只是听话。

137 *chapter12*
时间是一点点磨掉的，一些东西在悄然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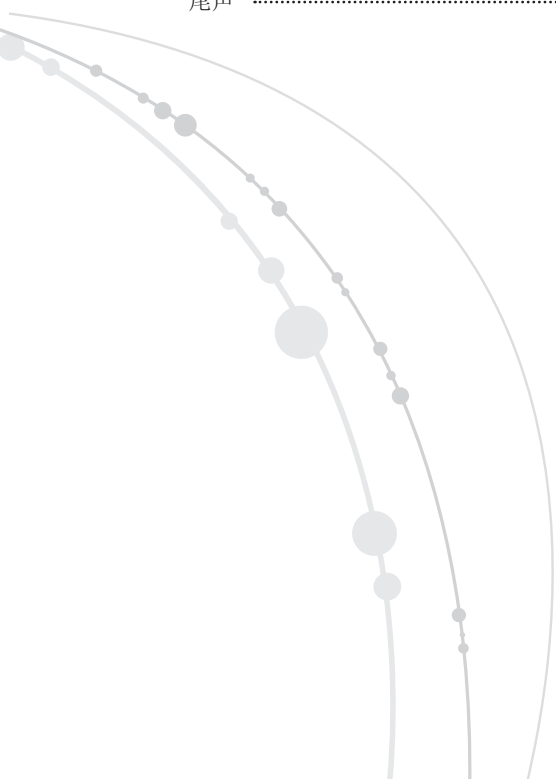
147 *chapter13*
定要逃脱颜华阳，他得不到自己的心。

157 *chapter14*
有人复仇来了。

169 *chapter15*
细云只是累了，不是爱上人渣男。



<i>chapter16</i>	
老天竟然在帮颜华阳。	181
<i>chapter17</i>	
细云已经有了选择。	193
<i>chapter18</i>	
景铭错过细云只是一刹那。	203
<i>chapter19</i>	
痛苦久了，就幸福了。	215
<i>chapter20</i>	
颜华阳绝对够人渣。	227
<i>chapter21</i>	
又出现的危机。	241
<i>chapter22</i>	
烟消云散，同他温暖地过一辈子。	255
<i>end</i>	
尾声	267





细云梦到十八岁那年，她在一个气味很难闻的房间里，周围全是嘈杂的声音，很多穿白衣服的人在奔跑，在说话，她被一个穿着粉色制服的小姐使劲往后拖，她的双手被人从那个男人身上掰开，她大叫，手上的鲜血染红了视野里的所有东西……

“爸爸。”

两只像熨斗一样的东西按在了床上那个男人的胸前，医生命令一下，男人的身体弹动了一下，却没有睁开眼睛……又是一道命令，又是一下弹动……

刺耳的声音响起，再也没有停歇。

所有人都摇头，她张皇地睁大眼睛，而爸爸却仍然安静地躺在洁白的床单上，静静地……吝啬地不肯对她动一下手指……

绝望伴随着疼痛迅速蔓延开，她控制不住地发颤，她觉得冷，最终不得不蜷缩成一团蹲在了地上。

她捂住了耳朵。

“四点三十分，宣布死亡……”

“爸爸……”撕心裂肺的叫声，她挣开护士的手趴在他的胸前，耳朵里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，她想起那个如同深冬般寂静的夜，爸爸带她去算命。在一个樱花如雪纷落的院落里，那个长着很长白胡子的老头温和而淡然地从嘴里吐出八个字：红颜薄命，一生孤苦。

“爸爸……这是什么意思啊……”回去的路上，她坐在爸爸怀里，拉着那个男人的手，脸上的笑容像是一弯月牙儿……

男人抱起她，就那么看着，五岁的小女孩，一派天真单纯，那嘴角的笑容，如花灿烂。他看着，眼睛眨了眨，两滴滚烫的眼泪落在她的掌心。

她疑惑地伸出手指点了点含进嘴里：“爸爸，是咸的，你的眼泪是咸的。”

男人抓住她的手，哽咽道：“细云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你的命格，为什么是这样……老天为什么会这么对我？夺走我的老婆，连女儿，也是这样的命运……我究竟造了什么孽，要这样对我……”

她犹不自觉地呵呵笑着，天真烂漫，不谙世事。

红颜薄命，一生孤苦。

这八个字每次在她人生中出现时都像是一种诅咒，妈妈生她时去天堂了，爸爸扔下她跳楼死了，还有之后的种种磨难，想着，就像有人拿刀在刮她的心，一刀一刀，扎在最深最柔软的地方……疼，好疼……

细云睁开眼睛，梦醒了。

睁眼后，下意识地擦眼角，却是干的。开始那一年，在这里面哭了太多次，流了太多眼泪，这个动作，几乎已经成了习惯。习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习惯哭，更是一

件很可怕的事，这个地方，没有人安慰你，没有人同情你，更没有人可怜你。

只会哭的弱者，是不允许存活下来的。

因为这个地方是——监狱。

天渐渐亮了，外面的景致朦朦胧胧看得并不清楚。初春的早上仍然阴冷，乌鸦盘旋在屋顶，仿佛在等待死亡的气息，也许，这个地方，每天真的有很多人在渴望死亡，因为看不到头的绝望，是会吞噬人心的魔鬼。

细云下意識地在左手腕上抚摸了一下，凹凸不平的一条疤痕……可是在这儿，连死也不是自己能做主的。

厕所里传来几声闷响，声音不大，却很熟悉。

八人间的牢房，床上却只躺了四个人，昨天新来了一个狱友，现在在厕所里面，正在受着教育。

细云闭上眼睛蜷了蜷身体，曾经同样的记忆扑面而来，有点冷，可是就算冷得打哆嗦了，她能抱紧的，也只是自己的身体。

因为疼她宠她的人，爸爸，颜华昭，都已经死了。

而颜华阳给她的爱，从来都只是镜中花，水中月，她却傻得想摘花捞月，所以，她掉到水里淹死也怨不得人。

被关在这里，也同样怨不得人。

她想，如果这时她要再睡一会儿，大概也是睡得着的，这种声音，习惯了，也就麻木了，就像当初她进来时一样。

“我是崔家的大小姐……我有钱……”她说。

有人嗤笑，有人站起来甩了她一个耳光。

“现在不是了。”那个长得肥头大耳，脸上还有刀痕的女人掐着她的脖子说，“现在我是你的大小姐了……”

换来她的嗤笑。

结果那天晚上熄灯以后，她刚刚睡熟，就被几个人从床上扯了起来，然后拖到厕所里，她被摁在马桶里，差点淹死。

她们让她叫那个女人大小姐、祖宗、老佛爷。

“打的就是你，千金小姐又怎么样，进来了，还以为自个儿是老佛爷呢，老佛爷也得给老娘舔脚……老子在这儿，就是如来佛主……万神朝拜……”

除了爸爸和颜华昭外，大概没有人受得了她的刁蛮任性。

颜华阳曾经警告过她，他说她的刁蛮任性有一天会遭到报应，其实给她报应的就是他，她只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，玩厌了，便可以舍弃了。

厕所里的声音微微大了些，细云裹着被子翻了个身，被教育了，就会乖了，这个地方，只有听话，才能活下去。



虽然她也不知道，活下去能干什么，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。

吃完早饭就开始工作了，监狱里的一间房被改成了工厂，她在里面踩缝纫机，听狱警说这是最近接的一个大单子，给盛天做保暖内衣……

盛天，国内生产保暖内衣的知名厂家。细云的心微微酸楚，不久以前，盛天是属于崔氏集团的，她是崔氏的大小姐。如今呢？谁能想到，她会在这个地方，给曾经的自己打工。

人生，从来都是很可笑的，不是吗？

现在，盛天已经不姓崔了，连崔氏，也已经不姓崔了，它们被冠上了颜华阳的姓……

那个男人夺走了崔家的产业。

而她，撞死了他的弟弟。

啊……细云停下来，手不小心被扎出了血，疼，或者不疼，她自己都不是很清楚，再疼的时候都经历过了，这一点痛，真的算不了什么。

中午在餐厅吃午饭，饭菜不好，且少，那个新来的狱友像曾经的她一样端着空餐盘转来转去，那模样，像个乞丐。可这个地方是监狱，没有人施舍给一个弱者。

她在细云旁边坐了下来。

细云假装没看见地继续吃饭，这个地方，同情心是没有用的，这个新来的，也得学会去拼去抢。

曾经的伪淑女，现在的真泼妇。

命运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。

“喂……你的话很少……”那人挑起话题，却偷空从她餐盘里夹了一根白菜，其实她也不想，只是她才打好的饭被人打翻在了地上。

细云在她还没有塞进嘴里的时候伸手抢了回来，她知道饥饿很可怕，可是别人饱了，饿的就只有她了。

她不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从来不是。以前的崔大小姐，现在的劳改犯，无论何时的她，从来不会与善良搭上边。

“我不说话，不代表我好欺负。”细云冷着眼警告。

那人怯怯地看着她，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。

细云轻轻抬了抬眼，把餐盘里剩下的饭分了一半给她：“不要想着去抢别人的，你抢不赢的时候，先学会怎么护着自己的那份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怯生生的两个字。

细云没说什么，不远处的大钟提示用餐时间还有十分钟结束，墙上的电视正播放着本地新闻，她听到颜氏两个字，微微怔了怔。

一张相片猝然地出现在屏幕上，她的眼睛，突地一阵疼痛，仍然是下意识地擦

眼睛，没有泪水……

他们两兄弟，长得真的很像，可是最终的结果，却千差万别。

狱警宣布用餐时间结束。

她站起来，回头再看了一眼，那个人，那个名字，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。

其实只是一个很狗血的故事，年少时她刁蛮任性又不知天高地厚。商场凶险，颜华阳逼死了她爸爸，她心心念念想着报复却落入了颜华阳的陷阱。她成了他的女人，然后认识了他的弟弟，颜华昭。颜华昭是一个温柔的男人，他爱她，默默地守候她，直到颜华阳厌弃了她决定另娶他人。颜华昭要她跟他走，可是她骨子里却没有放下仇恨，她要报复，她要在离开前撞死颜华阳，结果撞车的时候颜华昭推开了颜华阳，成了颜华阳的替死鬼。

然后她入狱。

人生很多时候充满了讽刺。爱她的人是颜华昭，可是她却撞死了他。送她入狱的人是颜华阳，可是她曾经却幻想嫁给他。

颜华阳，颜华昭，这两个名字，曾经盘桓在她的心底，可是现在念在舌尖，却是如此疼痛。





Dreaming
flowers in time.



世界是个圆圈，兜兜转转又回来了。



恨不相逢未嫁时，有的人，却是第一最好不相见。

细云还记得十八岁生日那天，天空很蓝很蓝，天上的云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又细又白。她去皇后区拿了手工定制的貂皮大衣，出门时还和招呼她的那个服务员吵了一架，那个服务员是新来的，不时盯着她看，目光有些鬼祟，她烦了，大发了一顿脾气。最后怎么样？当然是经理炒了那个服务员，她是崔家的大小姐，皇后区的VIP客户，谁敢得罪她。

爸爸的公司里很安静，似乎连上班的人也比平时少了很多，那些职员看她的眼神似乎和平时不太一样。她搭专用电梯上去，爸爸的秘书不在，那一层楼也安静得有些异常，不过她倒是高兴的。高跟鞋踩在地面上发出“噔噔”的声音，这种声音仿佛舞会上精致的乐曲，她想象着在晚上的酒会里，她翩翩起舞，高跟鞋这么来回舞动，吸引无数男人的目光，那时，她一定是最漂亮的公主，她崔细云的美貌，在宣城的上流圈子里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
推开门，很亮的光线从窗户外透进来，她拿手挡着眼睛，微眯着眼便看见——

不自觉地怔了一下，确定没有看错，爸爸跪在地上，落地窗边，一个男人背对着她，手背在背后，只能看到高大挺拔的背影。

“爸爸……”她不知所措地唤。

男人抬起头，老脸上竟然眼泪颗颗，窗边的那人闻声转过身来，她还记得那天他穿着V领的蓝色浅薄毛衣，简单的样式，干净清爽，穿在他身上，却又多了几分优雅的味道，手松开自然地垂在腰侧，棱角分明，线角冷硬。

他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就是侵略和阴狠，是她傻，傻到以为凭她就可以报仇，甚至不惜出卖自己去勾引他。

飞蛾扑火一般地扑上去，爱上去，于是，毁灭，是顺理成章的结果，她没有可怨的人，也怨不得任何人。

都是她自己傻。

人傻，要付出代价，她认了，认命了，只是，何苦要连累华昭……

十八岁生日那天晚上，没有舞会，没有掌声，没有男人钦慕的目光，甚至连蛋糕也没有，空旷冷清的大客厅，惨白惨白的灯光，还有从窗户外吹进来的冷风……空气似乎变成了刀子，每一次呼吸都是生生的疼。

血液中的疼痛，心底的恐惧、绝望，是一头魔鬼。

爸爸遣散了家里的用人，那些用人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从她身边经过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对她说“生日快乐”。

“细云……”